聖學宗傳

聖學宗傳卷之十七

東越 周汝登編測　王繼光 參閱
陶望齡訂正　王繼炳

羅洪先

羅洪先字達夫號念菴江西吉水人嘉靖乙丑生父循仕至憲副念菴年十四未屬文其女兄夫周汝方爲語舉業法始習舉業後汝方師陽明于虔時時爲語學問正傳及冀元亨篤力處念菴於是慨然有志聖賢之業居常斂目端坐

同舍生或嘲誚之不爲動比傳習録出念菴奔
假手抄玩讀忘寢往往脫頴見篇章間同舍生
益驚避之舉於鄉以父疾遂輟會試師事里中
李谷平谷平端嚴有守學以閑邪爲訓者及討
偕聞同郡黃洛村何善山二舉人曾受陽明學
者附其舟嚴事之時念菴兢兢然動止不踰矩
而二子言動如常衷疑之一日論學善山慨曰
近世號名講學者究其衷微類先人心耳念菴
憮然內省自是學求近裏日究陽明致知旨年

二十五舉南宮　廷試第一人時外舅曾某官
太僕卿報初下趣告念菴曰喜吾壻幹此大事
念菴聆之面項發赤徐對曰丈夫事業更有許
大在此等三年遞一人奚足爲大事也是日猶
袖米偕何黃二君聯榻蕭寺中商學焉授翰林
院脩撰踰年請告歸謁谷平於浙邸訂舊學後
日侍憲副公於家公訓飭不殊童穉言動少錯
辭色必厲客至令衣冠行酒拂席授几忻忻從
事焉入京補原職時歐陽南野徐存齋共事館

中念菴每過從論學歸輒綴紀既久之遂載秩矣嗣克　經筵官未幾丁外艱歸居喪蔬食水飲三年卹哀不入室每寓近望玉虛觀四方士友因而依歸者衆或諷之居憂講學非宜念菴報書謂志在求益非敢主會開講也服闋彌年丁母憂執禮彌殷一日玩內典得返聞旨譬之身在大虛視聽若寄世外友人覩其顏貌驚服念菴曰是將入禪那矣乃盟前功篤志聖學正脈必遵濂谿無欲旨居常與同郡鄒東郭及諸

同志切劘無虛日推補宮僚改左春坊贊善赴召道南都兩入城晤同志與王龍谿諸公質辨累日至維揚趨泰州安豐場訪王心齋心齋時病不出念菴就榻旁與語遊近悔恨處求益心齋不荅但論立大本以爲能立此身便能位天地育萬物諸病當自消心齋作大成學歌以贈念菴感切歌曰父母生我身師友成我仁我身如不仁形神皆非眞聞歌乃易簀受言永書紳誰知百年內二義無疎親踰歲抵京入春坊

進講與其友唐荊川趙浚谷交好浸密日相期許以天下自任中外稱曰三翰林時儲位未定浸聞有他異念菴乃與二公各上疏以預定東宮朝儀爲言忤 旨謫爲民念菴出京與荊川各買小艇聯發角巾布袍蕭然世外毎暇共編圖史學書寓運甓意既歸二年庶弟請析居念菴盡推先世田宅與之自別建一宅僅蔽風雨自歸田來削跡城市辭受取予咸裁以義世局時務秋毫靡狥嘗曰此吾當然非期免毀譽也

郡中東郭南野雙江諸公咸家居爲會講學衆
常至數百十人念菴每與抑抑求麗澤未嘗以
言詞先人一時薦紳縫掖瞻其容止快覩景行
有不假言詞之末者久之游衡岳登山過觀音
巖有僧楚石出迎私曰吾嘗受異僧外丹誓非
人無傳今以授公拒不受丙午過毘陵訪荊川
夜語契心相對踴躍曰庶幾千載一遇乎然荊
川自以愽大不如也冬闢石蓮洞自是多洞居
同錢緒山王龍谿赴青原之會士友至者益衆

已酉一日坐洞中有悟恍惚大汗灑然自得邑令以講聚無所爲葺玄潭之雪浪閣集士友大會庚戌聞虜逼都城念菴目不交睫者月餘甲寅會王龍谿于海天遂同舟西歸會于玄潭乙卯春偕龍谿游楚寓黃陂深川中龍谿先返念菴獨留棲一樓日夜趺坐半榻中三月餘自覺有省九月返舍踰年水漂沒其居假寓田家泊然不以干意同志因醵金相助念菴用搆正學堂於洞南戊午荆川邀會齊雲巖共訂出山念

菴曰天下事得兄任之奚必我出荆川意乃寢是冬以病謝客屏居龍谿復來訪信宿語別次年癸亥錢緒山以陽明年譜請校裁既竣序之時年六十矣四方及門士相繼叩請日繁念菴教先默識重躬行凡初至者誨令靜坐反觀俟稍有疑然後隨機引入甲子春夏集有斐亭者先後不絕念菴日三至終日忘言而精神流溢眞意融盎飲其和者自不覺其入之深也明年八月忽病長老入室問疾覩無長物曰甚哉窶

也荅曰窮固自好中秋日門人扶翼危坐正巾歛手而逝年六十一謚文恭其論學語曰周子所謂主靜者乃無極以來眞脉路其自注云無欲故靜是一切染不得一切動不得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莊生所言混沌者近之故能爲立極種子非就識情中認得箇幽閒暇逸者便可代替爲此物也指其立極處與天地合德則發育不窮與日月合明則照臨不遺與四時合序則錯行不忒與鬼神合吉凶則感應不爽脩此而

忘安排故謂之吉悖此而費勞攘故謂之凶若識認幽閒暇逸以爲主靜便與野狐禪相似便是有欲卽使孤介清潔自守一隅其與未知學者何異是可不深省而致思也哉　陽明先生苦心犯難提出良知爲傳授口訣蓋合內外前後一齊包括稍有帮補稍有遺漏卽失當時本旨矣往年見談學者皆曰知善知惡卽是良知依此行之卽是致知予嘗從此用力竟無所入蓋久而後悔之夫良知者言乎不學不慮自然

之明覺蓋即至善之謂也吾心之善吾知之吾心之惡吾知之不可謂非知也善惡交雜豈有爲主於中者乎中無所主而謂知本常明恐未可也知有未明依此行之而謂無乖戾於既發之後能順應於事物之來恐未可也故知善知惡之知隨出隨泯特一時之發見焉耳一時之發見未可盡指爲本體則自然之明覺固當反求其根源矣　力行是孔門第一義今之言不覩不聞者亦是用力行至精密處非有二義也

凡事狀之萌有作有止而吾心之知無斷無續即事狀而應之不涉放肆可謂有依據矣安知非安排理道與打貼世情彌縫人意乎即使無是數者應事既已作何歸宿此不爲虛過日月哉又況處事原屬此心心有時而不存則事亦有時而不謹所謹者在人之可見聞因見聞而後有着力此之謂爲人非君子友求諸己之學也故戒慎於不覩不聞者乃全吾忠實之自然而不覩不聞即吾心之常知處自其常知不可

以形求者謂之不覩自其常知不可以言顯者謂之不聞固非窈冥之狀此處不令他意攙和即是必有事焉又何茫蕩之有此等辨別言不能悉要人自尋自索自悟自解始是覿體相見也　心之本體至善也然無善之可執所謂善者自明自白自周徧是知是非知非如此而已不學而能不慮而知順之而已惟於此上倚着爲之便是欲便非本體　良知不可思議不可執着本虛明靜定以虛明靜定求即非良知本變

化無方以變化無方求即非良知　近始知性
命緊切只幾微處未是絲毫不掛若是逼眞漢
眼前更有何礙手何物敢來作祟此處更無貼
襯更無等待一切撇脫得下說寒是雨說熱是
日更不須取證何方　落思想者不思即無落
存守者不存即無欲得此理烱然隨用具足不
由思得不由存來　言此學常存亦得言此學
無存亦得常存者非執着無存者非放縱不存
而存此非可以倖至也却從尋求中得由人識

取　荅人云細觀語意尚有過於思索照管把捉處自必有云學患不用心用心滋牽纏非謂是耶謂念之起伏如生龍活蛇捕縛不定此不得機括者耳此必知解技能心安貼不下若識得心體自不應有此謂靜中隱然有物此即是心體不昧此處常作主宰是一生不了念一切放下是千休千處得是眞作得主宰定　荅人云日至月至不息之說甚善但古人所謂至者非今之所謂不間斷者也今之不間斷者欲常

記憶此事常不遺忘而已若古人者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如四時錯行如日月代明是以知識推測想像模倣爲間斷盖與今所云者有大異矣　詩有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已明言示人第人不自覺察爲厚言所蔽汨没以終身耳

道之在人固是鶻突不得知解也用不得固是放肆不得執着也用不得高深不能使之加卑近不能使之貶所以然者正謂此道原是中原是庸與家常茶飯相似人人日用而不自知

却是當面錯過也　止其所之所非言可及人之身至近而不可見不曾動不容執者惟背爲然取象於背使人反求必如是而後可幾矣是故內無所欲外無所合不向道理生知解不逐作用增安排獨往獨來隨其所在不出其位非定性之君子烏足以語此　答人云能於自性自命喫緊用力自朝至暮如絲過紉斬釘截鐵此纔是有求爲聖人之志不知向此工夫只在話頭上拈弄至於自性自命尚不能知却又說

精說一說感說應如此者豈特騎驢覔驢已哉往昔所論亦實有見於當下痛癢然猶寬鬆未是狠手猶被道理作障容易遮瞞男雖不才却有隻眼自照不肯將就冒認若是猛健漢直窮到底尋根究源斷不容時刻粘帶纔粘帶即非此物既非此物何爲性命此等處非是各人自悟縱終日爭辨未有出頭時也佛與吾儒之辨須是自身已有下落方可開口然此亦是閑話辨若明白亦於吾身何干吾身若既了時總不

開口誰不敢證兄豈不將此等作大事件以爲講論不明將至誤世弟則以爲伊川講明後又出幾箇聖人濂溪未曾講明又何曾誤了舂陵夫子無生之說門面不同何須深論今縱談禪央未見有人削髮棄妻薄視死生拋却名位此數事乃吾儒詆毀佛氏大節目處旣不相犯自可無憂兄吾爲此懼一言似可稍解矣然此亦淺分析吾輩一箇性命千瘡百孔醫治不暇何得有許多爲人說長道短耶弟願兄將精一還

堯舜感應還孔子良知還陽明無生還佛直將當下胸中粘帶設計斷除眼前紛紜設計平妥原來性命設計恢復益於我者取之而非狥其言也害於我者遠之而非徒以言也如是尚何說之不同而懼之不早已乎　來書云恕已則爲善不勇須先以敬敬則心存心存而行恕方爲有根此是夫子告仲弓正脉路復有何疑但下手亦須明白節奏試言敬之與恕果二時乎則忠以行恕又若悖矣果一時乎則敬屬持已

恕屬待人敬似不可斷而恕若有行與不行之時如何方得常爲持守合一不至斷續耶且敬時意思何似所言心存指何爲存此等處乞一一分疎挑剔明白蓋實下手非道理可支撑篤過也有根二字極有着落但得以上數者明白即歸根處應不漫浪　荅人云手書不睹不聞只是此中戒慎恐懼亦求合此中此一言乃書中肯綮也不知認不睹不聞爲此中果斂雜念反觀而得之耶亦於應酧紛擾中體驗而得之

耶亦於見聞中觸惜或推道理且然耶此處分得明白即能自知向往路徑所謂戒懼爲求合此中果持守此心令入規矩耶亦須掃除雜念耶亦只是不起別念直任自然耶此處分得明白即能自知結果　向者從事於學不免支離於口耳出入於意見工夫作輟竟不合一汨沒歲年今春得與諸友切磋反覆磨鍊必有省悟千古聖賢工夫無二端只病痛不起即是本心本心自完不勞照管覔心失心求物理失物理

守良知夫良知知靜非靜知動非動一切撒下直任本心則色色種種平鋪見在但不起卽無病原無作又何輟乎故曰道不遠人又曰道心天道流行豈容人力撐持幫補有尋求便屬知識已非所謂帝則矣　知幾其神幾者動之微也幾者道心而謂有惡幾可乎故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猶曰動而無動之云也而後人以念頭初動當之遠矣　知默默一室中亦是了天下萬物了天下萬物亦與默默室中無加損

余與南山龍谿連臥禪榻上因論告子義襲之
旨龍谿曰學問識得眞性方是集義不然皆落
義襲矣余因請曰兄觀弟識性否龍谿曰全未
因與南山嘆曰如此則吾輩已非集義終日作
何勾當可不省哉因各惕然自懼寺僧海天延
入方丈設齋供畢同入禪堂觀諸僧煉魔皆數
日夜始一休因感悟自己悠悠處歸臥禪榻夜
半請問善與人同之旨龍谿曰善與人同是聖
凡皆是平等如今纔說作聖便覺與人異若看

得聖人與愚夫愚婦稍有不同即非大聖之學矣且曰天性原自平滿令汝縱是十分囤頭用力俱轃泊作平滿作平滿便是不平滿矣此皆機心不息所以至此余嘿然領受龍谿諭余曰汝學不脫知見虛知見有何益看來總未逼眞若眞來輪刀上陣措手不軼直意直心人人皆得見之那得有許多遮瞞計較來若一向如此決不能有成遇有事來決行不去從前錯過好日月須從此發憤勿至墮落可也南山龍谿令

余言渠病各有呈似互相省發因倦就寢至中夜南山熟睡龍谿覺余問曰如何是真為性命龍谿曰拚得性命是為性命余曰如何龍谿曰如今為性命不真總是拚世界不下如今說着為善不是真善却是要好心腸皆是隨人口胳總是打毀譽得失一關不破若是真打破的人被惡名埋沒一世更無出頭亦無分毫掛帶此便是真為性命能真為性命時時刻刻只在這裡著到何暇陪奉他人如此方是造化欄柄在

我橫斜曲直好醜高低無往不可如今只是依阿世界非是自由自在因嘆曰今世所謂得失不知指何爲得失所謂毀譽不知毀譽箇甚便說打破巳是可嘆矣余因此有省曰此一句吾領得原來日用工夫皆是假作龍谿喜曰如此不是不知痛痒矣（余以近歲所學質龍谿且述逃世之樂龍谿曰吾儒之學本以經世此心與物相爲流通人有弗善而不能委曲成就即於巳心有碍故心心與萬物析離不得見稍有

偏便落無情因指洞石笑曰若與物無干只如此石奇則奇矣何補於有無哉予詰曰酷暑得之何謂無補龍谿笑曰終是受用不久矣辯析二日始覺其說本之孔門之仁自孟子沒未有能究其用者因之有省時有問未發之中者爭論不一久之龍谿曰未發之中未易言須知未發却是何物謂之未發言不容發也發於目爲視矣所以能視者不隨視而發發於耳爲聽矣所以能聽者不隨聽而發此乃萬古流行不息

之根未可以靜時論也衆始嘿然夜與龍谿共榻言別因請指予之短龍谿曰念菴每欲破除私欲但又似在破除上尋一道理拈一物放一物終非了手須更勉之　射之於的也必先見而後中至於中則見有不足言者學者之於道也亦如是學至離見然後身與道一　閒中勘破得古來聖賢在人世中拳拳盡道初爲何故是爲自心有所不安須如此乎是爲他人屬望不容放恣須如此乎此處若見得分曉即過於

讀禱卷書　事上磨煉譬之服藥此是正方如盡絕應酧又是隨病立方譬之飲食可以養生若身有疾便素食只是養生若傷食便減食亦是養生　六經古矣人之傳述六經者未必其皆古也為之柰何復古之六經而已古之六經何也不於其傳述而於聖人之心之精微是也聖人遠矣心之精微不可得而求矣復之柰何復吾心之精微不異於聖人之心之精微斯可矣吾之心非獨吾一人之心然也宋儒如是孔

子如是自文武至堯舜羲皇以上如是即謂之天地之先亦可也不亦久乎夫以一物始於天地之先其傳至於今日其當寶愛顧惜宜如何耶其於棄失而不求者則又何也　世之病於空言久矣果講學起之乎抑亦別有所奪也今不講學空言之弊遂已乎世之作舉業者百十爲群非不知其學之未必皆成也爲師者亦非不知其教之未必皆信也爲父兄者亦非不知其子弟未盡可望也然未聞有舍之而弗學而

舉業之精咸是之出何也誠於好故不敢以僞心待之也誠於好故終必有成也夫講學亦猶是耳亦安得遽以空言盡疑之哉又安知其不皆空言也即使空言矣不猶愈於忌言學者乎夫不忌言學則必忌言不學者矣又安知其久而不化哉孔子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孔子之樂非夫人可得而窺也回參之外數子者來必皆有長於孔子也然而樂其來何也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此聖人之虛中也有其善喪厥

善善而有之且喪矣兒非善乎　邇來覺得對友便有許多感觸儘好商量而吾人當初起念發心亦由有此講說然後萌動以是竊計安知人之心不猶我哉所患在我未能入眞却恐爲人口實且人鄉得罪戾大矣故凡會友亦所以堅吾之初心去吾之私意而起吾之惰氣也世未有爲其事而去友者卽工商農圃類皆有所取益蓋與人爲善亦是吾人生理本合如此若一向不欲拈起卽是自身有所回互遂成避忌

亦可以驗操習之專否若專靜嘿實脩隱微內
訟即在稠衆又何可忘不獨閉戶始爲慎獨但
覺一涉功能或牽知解又當省却酧應盡斥言
論隨事調停未可以爲定則也　近來與同郡
諸君相聚首始覺會友之樂吾人包裹護持各
有所在會友則有無長短相形誠不在言語間
而可以得悟　嘗謂友朋之義不明久矣其相
與言者率多誑耳非有誠心切磋者也夫舉天
下之朋友而謂之未有誠心相與何也以其自

處未有誠爲聖人之心而一切所爲徒營人之耳目則其相與皆耳目之營而未有誠心此無足怪也　示弟子云來書謂悔毘陵錯過不能竭盡請益不知所請者果指藝文否耶抑指己身過失耶若指藝文則海內隨地求之隨問隨足無俟於悔若指己身過失則此心本明自能覺察未有待人指點始分別者分別必待人則克去亦將待人耶來書發揮後輩講學之病此已自能分別路徑矣若此則過在己身更無可

改矣乎如有過可改又何暇作此責人語不自責而責人已是邪魔作祟尚不自知又欲向人乞求符水鮮不為邪魔斷送來書既悔錯過於毘陵矣得無復錯過於斯言乎　吾輩在世間尚欠出身擔當此學不免於口耳支吾接應過去若眞擔當此學一切俗情雜欲俱自退聽眼前温飽與所識窮乏之者得我不惟不暇顧亦有不忍者矣非是一番寒徹骨未可語此　凡虛見與實際不同自平生議論觀之宇宙皆吾度

內小小得失奚足介意至於對景雖一言一動亦有不能強者此處實之辨也　聖人之學不明於天下與今之學者不至於聖人其患無他大抵皆悠悠爲之也夫悠悠者徐徐云爾

趙貞吉

趙貞吉字[illegible]號大洲四川內江人大洲母余氏夢二童比丘一衣緇一衣白牽其袂求棲托緇者先執余袂不得脫乃生大洲後二年夢白衣童復來生其弟蒙吉二人在提抱即不相離

三四歲時相引至坡谷僻淨處趺坐對說父母從旁密聽之語不辨或奮怒或怡熙瞬目抵掌作大人狀稍聞人謦咳即斂容泯默矣耳問之苦誑之切竟不一荅也如是率以爲常試藏大者小者即啼哭沸而尋索如不欲生藏其小者大者亦爾纫即能爲奇險對句書過目輒能舉其辭三之一再讀即背誦矣其父以爲至樂至實處貧賤忘其貧賤也未富貴如已富貴也嘉靖戊子大洲舉於鄉辛卯蒙吉亦中鄉舉兄弟

相共探百家旨或習三昧定茅屋之內金石相宣而蓬藋滿門不覺也逮乙未大洲舉進士入翰林而蒙吉遂不仕戊戌大洲上求眞儒疏不報庚戌虜薄都城有　詔百官廷議以　肅皇帝神靈群臣震慴莫敢卬首大洲時爲國子司業出而抵掌談畫條上便宜情詞憤激　上心壯之即使持節宣慰諸省勤王兵所至㴲泣諭以忠義將士莫不感厲思奮虜聞稍移營北遁京師解嚴而柄國者嗛大洲沮和貢之議從中

友構謫之其後　上數念大洲再起再罷以至
隆慶初始徵爲大宗伯入　內閣秉政大洲既
以塊獨　仰忠受知　主上慎人臣阿比成風政
體廢壞懷私匿情俗敝財殫慨然欲以身振而
新之諸所擘畫皆天下大計務在闢公平之路
塞朋黨之門海內蒸蒸想望風采而同事者忌
其英偉復陽慕而陰擠之遂不得久於其位凡
一載致仕歸卒於家謚文肅大洲講學里中後
生多從之游士紳或嘲之曰毋爲所誤往從之

游者只去隨班作揖打躬歌幾章詩耳何學可講大洲聞之曰信然吾實無所講只此作揖打躬歌詩便了其論學語曰中之名何稱哉其性命之總名也歟乃圓滿充足之號無虧無盈無首無尾無分別同異之義其體則太始之元太乙之眞其材則二儀之精五行之秀以言其渾成則爲元命以言其圓明則爲元性不立一知而不見其不足包括萬德而不見其有餘者其惟中乎天高明而中與之高明地博厚而中與

之傳厚萬古悠久無疆而中與之無疆孰之者
如寶珠在掟而珠外有餘光其極也千珠歷落
而彩射無邊如古鏡當臺而鏡外有餘照其極
也萬鏡交輝而光影無盡命自我立性自我具
宇宙在手萬化生身參贊位育輔相裁成躋此
者莫盛於堯舜之聖矣下逮三代聖賢無不於
此成道而吾夫子援起千載之後直以堯舜為
宗其始志學以至耳順從心之年無非此執中
之指至其孫伋始著為書曰中庸欲以深明斯

道而世儒不達徒以意度解詁曰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而不指言中爲何物今夫置器於地平正端審然後曰此器不偏不倚度物之數長短適中然後曰此物無過不及今舍其器物未問其作何名狀而但稱曰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則茫茫虛號何所指歸耶若以爲物物有天然之則事事有當可之處吾能精一以討求之執之於心以爲常法則其說又有不然者夫天然之則在此物者不能以該於彼物當可

之處在此事者不能以通於他事若執一則無異於刻舟之愚若狗萬則有同於雕形之苦以是爲大聖人盡性至命篤恭無爲之道奚其可哉若以用精一之功以從事於人心道心之閒必使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則動靜云爲之際自無過不及之差此又以中爲學問之效而三聖相授之時不指其體而僅言其效舍道心精一而舉其行事無過不及之處以爲執守之地若非古文尚書之出則論語之記亦踈矣諸子

因吾說而求之優游厭飫以求自得毋拘舊說毋蹈淺陋他日自肯於羹墻衡帶之間也相與勗之　君子亦心乎學而已矣眞學眞志眞脩眞脩至虛至虛至謙至虛無見見即是我至謙無我我不可見終日乾乾學此而已矣見起忘脩我起害志脩非眞脩志非眞志敢曰眞學夫眞學也者不脉不落不著不倚也不倚也者學於見聞知識而不倚學於人情事變而不倚以至學於天地而不倚無地無時無事非學而不

倚不倚也者無我之謂也見無我則倚於無我不倚也者無見之謂也無見也者見即是我無我也者我不可見只此眞見眞我之謂眞志眞脩謂之至虛至謙謂之誠意如是改過謂之改如是懲忿謂之懲如是徙義謂之徙如是窒慾謂之窒如是自改自懲自徙自窒謂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謂之自慊謂之自誠夫誠之者性也非見也　講吾有知乎哉一章曰夫聖人者性聰明睿智之體安容執敬別察之用其天浩

浩其淵淵淵其仁肫肫易矣簡矣廣矣大矣明物察倫知來藏往無不備矣此畧舉聖人大知之量如此耳今乃忽揭一高堅之談曰吾有知乎哉此語如青天忽轟霹靂使人心膽俱喪言思無措矣即有響者能於言下領解於聖人之心如空合空如鏡涵鏡如泡入水如響趨寂渣滓渾化冥契無礙覿面承之曰公豈欺我哉此之謂玄解柰何伊人之難遇也于是聖人自下注脚去矣乃曰我無知也予于聖語又妄下注

脚曰此無知云者不可錯會謂聖人爲眞無知耶則木石無知亦可以爲聖人乎聖人到此理窮而性盡不見有知謂之無知實深入智覺之海者也夫常人理路未盡則有未撤之蔽性天未盡則存未化之物故知而有知流於情識紛擾之域矣此固執有之爲害也今夫天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嘗有乎惟天不有故能生生不窮聖人亦猶天天也偶一夫之來問持空而無所之心故能顯聖人周徧之智竭聖人無窮

之辨而聖亦何嘗有哉惟聖人不有故能疊疊而無盡今夫匠氏聚百石之銅以爲巨鍾累月淉淉然務成其魁然之形者爲其中有砉然之聲也問曰魁然之形成矣砉然之聲安在乎則告曰在擊之耳然則聖人之大知亦若此耳噫吾儕去聖日遠安得以鄙夫持其空無能之一擊以游於夫子聖智覺海中而默存其忘言之教乎班生有言孔子没而微言絕以予觀此童句殆仲尼之微言也與

謝于人爲諫官慕學

甚至曰吾從事於學則不疑於言矣既引疾歸
曰吾不能不疑於言尚其專事於學矣雖然朋
友益遠微言難析吾旦其困乎大洲於是為定志
明學之論曰夫至尊者道也至樂者學也學以
聞道志以成學也然而學不信心久矣惟其不
信自心是以志無由立蓋此心不失即名為志
此志不失即臻道域也今先不信心而志從何
生志隳而學宜其展轉外求而自蔽益深矣某
以為必先討去其蔽而後可與共學是以古之

朋友旦夕聚處先王教化亦必群處稜列而後成有由然也夫學者之蔽有冥測前聖模度後賢稱服佳言飭行善事身心互持徒相窒礙而此念既熟自誘曰志者其蔽在不信自心而依傚妄念逡巡襲取也亦有取自胸臆懸立標準即以標準爲師而別起意念常受法焉隱微牽絆未有止息抱此情識自誘曰志者其蔽在不信自心而依憑妄念虛恍意見也亦有醉心陳編馳騖文事研究斜牘增長聞見剽竊空談支

離者迷身心漂泊至老無聞而言語之微矜持影響及淹浸既久家具頗成矣遂自諉曰志者其蔽在不信自心而枉肆妄念紛紜玩物也又有頗知向學而厭靜喜動厭動喜靜者在靜無主則雜念輪轉而苦眩不寧在動逐物則境移心變而煩惱復作或滯靜而沉昏是宅或徇動而神守離軀或照管馳求以爲近取檢點科列以爲自治惟此枝條最爲煩多而終歸於靡學矣其蔽在不信自心而妄生支離也又有志非

眞切託意矜名依傍仁義之途而自以爲是日作心勞之僞而不覺其非止於補塞脫漏惟知修飭觀聽故多欲之根日深而知慧之種將盡矣然而性無滅息本知獨良或因考古而發憤或聽人言而忸怩或因順境而頓見忽開痛思有爲或因欲極而天心復見即求解脫或惜歲月之不可留或嘆古人之不易及或光風霽月之下而暢然自出或迅雨烈風之前而惕然追悔皆其本心忽明之端不可昧也但舊念既熟

而新知尚生熟者有欲可依舉目見前生者
無本可據而掉臂遺失是以歸於不學無志
而已矣其蔽在不信自心而基無地也夫五
蔽者言其畧矣五者交錯生養而蔽無窮
矣今欲直得本心而確然信惟當廓摧諸蔽
洞然無疑則本心自明不俗習本注自足不
係旁求天地萬物惟一無一在在且足浩浩克
周矣雖然無有師友淵源之論砥礪切磨之功
奮起塵俗超然物表者誰與領此某濡迹宦途

而學稍歸一則以京師豪傑所聚而誨我無涯矣謝子離索之憂其誠然乎哉雖然謝子本知與天地萬物同其良也與百姓日用同其能也與千古萬古已去未來之聖哲同其妙悟也疑此者謝子之真疑也信此者謝子之真信也真疑之體即信體也真信之用即疑用也求去其疑非信也求臻其信愈疑是謂不假修習之心不俟旁求之性也謝子能信于言乎鳥鳴花落皆是師資行道之人示我妙用而訧爲離索

之困哉　古之君子或仕與處皆以究竟其學而已也學者覺也古有先覺而後仕者伊尹是也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有先仕而後覺者孔子是也孔子蓋少仕於魯至四十而始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也嗚乎斯理也涵萬彙而無體攝宇宙而無功動作見聞意識思惟悉於其中現見爲諸有之宗而不可以有求爲諸無之祖而不可以無取是生生之原我之性也悟此爲覺也迷此爲惑也夫已覺而仕則具在我而仕

境相摩其覺益精已仕而不求其覺則權在仕
而身徇情移其惑益蔽悲哉惑仕者乎呫嗶瑣
末可以敷言小術雷同以之考功君臣之義不
明同胞兄弟之念不洪生人憔悴大道荒蒙非
有哲人誰與領此　夫學未至於聖人之地而
假名言以脩心其勢不容於不異也昔閩洛之
儒異唐漢矣唐漢之儒異鄒魯矣三千七十之
流各持其異入孔門而欲爭之皆喪其名言而
如愚以歸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然後異者

合而道術一矣此易故耶以得聖人爲之依歸也是故聖人者群言之家而道之岸也夫衆車離麗馳於康莊而前卻之異者策使之也衆舟沿遡於廣津而洄洑之異者柂使之也衆言淆亂於名言而喧聒於是非之異者見使之也至若行者抵家則弃車釋之矣何有於策渡者抵岸則弃舟釋之矣何有於柂學者而至於聖人之門則弃其名言喪矣何有於見　子貢賢者賢者志在尊道故揚厲聖人大過夫子之道本

如慈母如平地顧子貢矯焉揭諸日月又使人索諸數仞之際亦甚異矣今考於夫子之自狀如發憤如好古不厭不倦不踰矩耳不如子貢之所稱詡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止矣曾子見深悟又不至如子貢之所稱詡也夫不欺其心爲忠能度人之心爲恕夫不欺自心與能度他心者豈今之人盡不能者哉循是義也堂堂乎平以入夫子之門是千載而夕斯也

學術之歷古今譬之有國者三代以前如玉帛俱會

之曰適天下之物濟天下之用而不必以地限也孟荀以後如加闢議焉稍察且矣至宋南北之儒殆過羅[illegible]防獨守谿域而不令相往來矣陳公甫嘗嘆宋儒之大嚴惟其嚴也是成其陋者也夫物不通方則用窮學不通方則見陋且諸子如董揚以下蘇陸以上姑不論坶翁法程張矣而不信程張尊楊謝矣而力闢楊謝凡諸靈覺明悟通解妙達之論盡以委於禪目爲異端而懼其一言之污也顧自日看案上六經論

孟及程氏文字於一切事物理會以爲極致至太極無極陰陽仁義動靜神化之訓必破碎支離之爲善稍涉易簡疎暢則動色不忍言恐墮異端矣夫如此學道烏得不陋謂靈覺明妙禪者所有而儒者所無非靈覺明妙則滯窒昏愚豈謂儒者必滯窒昏愚而後爲正學耶子思曰惟天下聰明睿智足以有臨大傳曰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是豈塵埃濁物昏沉鑽故紙而已耶　來諭云道遍天地萬物無古今人我

誠然誠然但云欲捲而藏之以已立處未克不能了天地萬物也斯言似有未瑩徹處耳愚意謂當云已力未克故時有滯執處時有礙塞處於此但假漸習薰脩久之不息徐徐當徹去矣即徹處謂之先天而天弗違即未徹謂之後天而奉天時也作如是功者日用間種種色色刹刹塵塵皆在此大圓鏡智中卷舒自在不見有出入往來之相陵奪換轉之境矣故曰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也豈可以爲粘帶

難於解脫耶中庸曰天命之謂性言其不假人爲無善無不善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也發而中節謂之和也指其率性而不假人爲之處也周子曰和也者中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指其已發即未發之體也老子觀竅與觀妙同出同玄之旨與此同也佛氏不思善不思惡見本來面目之義與此同也豈可以中庸之言謂墮於情緣難免生死耶公所引情順萬事而無情者即圓覺經隨順覺性之謂也於此了了

則世法與出世法一齊徹去無餘矣豈可非之謂於有無中取辨耶公云責任之重有不容已欲爲已任又立處未克則不免於攬厭之病矣何則天地萬物古今與我一體也而欲取爲已任則二之矣是攬之累也謂迎之也我與天地萬物古今一用也而患已立未克則二之矣是厭之累也謂將之也均之未爲隨順覺性也能隨順覺性則即體即用即用即體體用一如矣學至於體用一如則達乎大覺圓頓之門矣古

人不貴賤履只貴眼明若能於此具眼歷落分明雖於日用之中官私之事情有滯執處念有碍塞處一歸於習氣之累漸資熏脩方便而徹之耳如是則青城峨嵋之中即衡山廬阜之境也衣冠師表之地即御風雲游之處也逸莫逸於與衆同知也勞莫勞於遠衆獨棲也古詞云如今休去便休去非謂休官休世休事也謂休其不了之心也又云若覔了時無了時不了之心在官去官任事謝事俱不了也惟知者當下

了郎當下休矣當下休郎當直下徹矣　荅友云
華翰書旨指戒僕之留意禪宗者夫僕之爲禪
自弱冠以來矣敢欺人哉公試觀僕之行事立
身於名教有悖謬者乎則禪之不足以害人明
矣僕蓋以身證之非世儒徒以口說諍論比也
吾性中有十八陰界戕亂我靈明賊伐我元命
即如我華且國之北有一部韃靼種落日欲揉
踐我疆土擄殺我人民也公束髮以來即思以
長弓大矢滅此北界虜俗而後食始下咽今雖

老猶未得其便然初志則未衰也公常以此意
樸袂談說於海內之人矣背去則鮮不以公爲
狂也而僕則向風賞音知公壯志有兼濟天下
之氣故願一見公如渴如饑今僕亦欲以明智
定力破此一身伐性陰賊雖不能徹底一澄照
屬聖聰明如古至人而毘孟以下欲庶幾也向
來嘗以此意微露於公前而公遂疑之僕何不
幸而不遇公之賞音哉夫古之君子得志則兼
愛天下不得志則康濟一身耳且一身亦不小

也是天地之心也也陰陽之會也鬼神之交也五行之秀氣也未有不被此根塵識念所壞者令自顧其身與凡夫等而欲造神聖之業豈不難哉公幸勿因忌其名遂不求其實也且宋儒拘拘而舉業之士又不足以語於盡性之門彼若肆其胸臆出不遜則予將柰之何故嘗自托於不省以免其喋喋惟於公之前則不敢復遜也夫公之戒僕意甚厚謂僕之才似可備世任使者若向空寂之途則灰其有為之志竊墮散棄

不可鞭策而損於名教故可惜也頃京師有友人亦以此意相責僕欲發揮此道其說甚長頃刻未易傾倒今當與公約倘聖主異時任用公以廓清斯世僕雖老猶能爲公執殳隨所用之功成便當角巾東道視去榮利若脫屣耳有一不如茲言公然後食之階下亦無懟焉此書若逢羅達夫可出之以致其堂不必示他人以啟爭端　記昔與子論性於白日之前矣曰性喻諸日智喻諸光非光無日捨日無光故本性不

迷不迷爲智若正智不見本性尚迷處茲迷境而談率性是以眞體汩沒於見聞也故知光日一體之喻者可以悟天性矣又記與子論欲於明月之前矣曰欲譬諸雲明是我體當雲在月際人見其暗而明月之體未虧故千古常明者性體一時漸暗者欲塵人能知明是我心欲當自淨原非染暗明亦强名則可以喻寡欲之方矣子於此時亦躍然喜動無復疑也予曰未也因人言而乃悟者非升自得也猶之日射搖水光

勤於壁寔入火宅蔽自外生借彼精神為我精神所借旣去我仍索然其惟深造乎深造則自得也自得則所謂如日之喻性本無欲如月之喻欲自不留循此入道刻期至矣　夫步象蹤者不由兎徑𢘅大業者必宏遠圖昔古公欲大周之業必遷於岐山之下居焉陶朱欲富其積必處於定陶天下舟車財貨輻輳之處然則士之欲追古聖哲而求得其所為道其處財蓄德當何如耶乃若見不出於百里目不接一勝友

拖兎園冥陋十數冊故書操舉子活套聖學不休之管以雄長於目不識一丁腹無一滴墨汁之輩之中偃然自大曰吾以斯文自任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有識在側奚啻笑河伯之泪於秋水又廼嘆满滄之盈於屋霤人以為愧矣嗟嗟人亦有言年近三十憂老將至世事易纏紅光陰易憹懆忽忽淹留壯老逼人打入凡俗隊中亦不難矣可不省哉可不畏哉蓋士學道而無師承祇以文字相誑誘者畢竟墮此爾

求放

心齋銘

乾爲吾健坤爲吾順風行水流日麗澤潤動處爲雷止處爲山無聲無臭充滿兩間此名爲心心別名爲仁無內無外無損無增自孝自弟自聰自明喜怒哀樂未有一物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無情有情合爲一體未著軀殼只有此耳聖人以此洗而退藏惟有圓圈可以形容藏中何有圈中何名至精至一爲天地心原此真心不分愚智魚躍鳶飛各職其職裳裳我生營營自亂自斷自喪自迷自狂自桀自增自固其

防自放於憂悲愴逸鄙吝貪妬之場而不悟其非真常也嗚呼此獨何心往而不復夜半一聲天心呈露夢後周公廟中西伯玄酒大羹泊然無迹辟彼淵泉今見涓涓辟彼大莖今見萌根無象之象無形之形根滋莖大水到渠成一時翕聚萬古常靈嗚乎易悟者心難淨者習呼為習呼吸為習習吸習心作主須臾不離辟彼家室見吞於賊退處奴隸僕僕受役反正之若禹平水土涵養之力稷藝稼穡於是一念不起境不

觸也一見不倚徵不忽也不離繩縛自解脫也不絶思慮自澄寂也以我視天地萬物未有我也以天地萬物視我未有天地萬物也翼乎如鴻毛之遇順風浩乎若巨魚之縱大壑也然而不能無過也夫不能無過者習雜淨自能改過者性自定也然後求其真求放而不放真悟真脩諸後徹朗愚非爲下智非爲上囿也從事參乎免夫先立其大白首者書大山巖巖示我廣居學問無他了此而已實際其地庶爲知耻銘

於東西敢告同志

克巳箴

天地萬物本吾一體也而吾何以知天地萬物之然哉天地非仁將恐折萬物非仁將恐歇吾心非仁吾身將恐蹶吾何以知吾身之然哉吾視非仁盲從目生吾聽非仁聾從耳騰吾言非仁口過嘖嘖吾動非仁身過般般嗚乎微翳眯睛則八方易位一念顛倒而人已成敵孰迷爲眞賊以代子四寇塵撥一妙覺死樂出於虛蒸則成菌既死之心不可復振蝸窟蚓穴去仁幾何鳶飛魚躍於仁

何若古之有道去彼取此三才歸根一日克已
吾何以知有道之然哉以其無巳也故能成其
巳嗚乎吾有大巳俯萬物而觀天地者也大巳
不浹小巳揭揭小巳既克大巳濈濈古之善克
者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動無軌轍　言非迹稱四
用亙一一眞流行無體無方禮壹而亨少有意
必固我作類効用齊滞具爲癡非此爲不仁而
枺㯻小巳是故無巳爲克眞巳爲大至大爲仁
體無對待不見大小焉知内外性此曰聖復此

曰賢小子至愚擇焉執焉昔者吾友從事於此

敢告非狂爲仁由已

理學宗傳卷之十七終